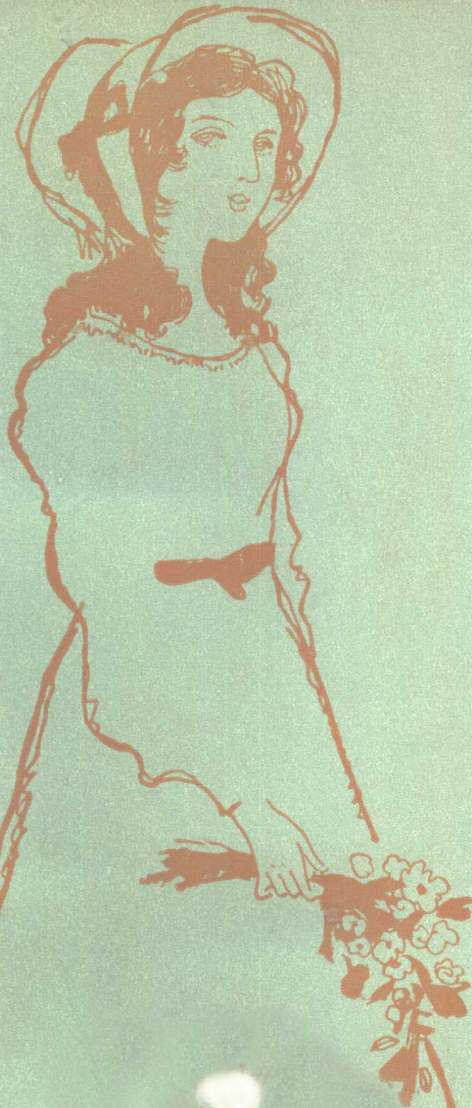


辽宁人民出版社



初恋

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

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

初 恋

〔苏〕Ф.И.库列绍夫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ПОВЕСТИ О ЛЮБВИ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И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проф. Ф. И. КУЛЕШОВА

据 Повести о любви. Сборник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стацкая літарату-
ра», Минск, 1975.) 译出。

初 恋
Chulian
——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
〔苏〕Ф. И. 库列绍夫 编
黄树南 等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14,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3 $\frac{3}{4}$ 插页：6
印数：1—47,5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熊灿文 插图：孙景波
封面设计：国盛、多良、 责任校对：许光云
勤学

统一书号：10090·381

定价：2.45 元

译 本 序

苏联Ф. И. 库列绍夫教授选编的《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共收录一八三一到一九二五年近百年间的作品二十篇。说这个集子囊括了俄国中篇爱情小说的全部精华，未免言过其实；说这些作品是同类题材、同类体裁的佳作，有比较大的代表性，大概还是可以的。

二十篇作品描写了帝俄时代多种多样的爱情生活。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题材，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的开卷首篇，歌颂的便是对爱情的追求。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加美士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大史诗，甚至基督教的圣经，都包含不少爱情成分。自古至今，爱情题材可以说长盛不衰。只要人类延续下去，爱情作品也就会不断出现。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是社会文明培育出来的鲜花。作家们讴歌爱情，因为爱情以真诚和纯洁、思念和追求、和谐和幸福充实人类生活，美化人类生活。它理应给人们带来欢乐，但是在旧时代，爱情同其他一切美好事物一样，经常受到剥削阶级的无情摧残。人们为争得爱情的自由，忍受巨大痛苦，付出高昂代价，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种斗争同争取整个人类进步的斗争汇流在一起，成为后者的组成部分。

爱情又是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可以观察到大千世界的广

阔生活。爱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优秀的作家们通过爱情描写展示的是人们的相互关系和社会的真实。集子里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沙俄社会的黑暗和反动，权贵们的残暴和冷酷，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说到爱情，那也多数是悲剧，它们是整个社会悲剧的一部分。诚然，作家们由于种种局限，未必都能正确分析悲剧产生的根源，更未指出消除悲剧的途径。但是他们提供的画面足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今天生活在幸福之中，回头看看历史，自然会更加憎恨那个罪恶的旧制度，更加热爱新社会。况且，旧世界的残余并不会一下消失。作品对买卖婚姻、门第观念、男尊女卑等的批判，今天也还有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爱情也在升华。新时代的爱情与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相结合，获得了崭新的内容。有些作品描写的爱情至上、一见倾心、郎才女貌、轻生殉情等思想和行为，即便在过去也不是积极的东西，今天当然更应该送进历史博物馆，不值得青年们效法了。

集子中的作品大多出自名家之手，风格多样，各具特色。有的以发掘深刻见长，有的以描写细腻取胜，有的是辛辣的讽刺，有的是愤怒的抨击，都会给读者以艺术上的充分享受。

《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的中译本，分为三个分册。本分册以屠格涅夫的《初恋》作为书名，收入以下八篇作品。

普希金（1799—1837年）的《暴风雪》（1831年）是他的《别尔金小说集》中的一篇。作品描写了玛丽亚的爱情波折，也反映了十九世纪初俄国庄园贵族的生活情趣。玛丽亚的第一次爱情受到挫折，与其说是暴风雪这个偶然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她父母的门第观念这个必然因素决定的。心如死灰的玛丽亚又萌发了第二次爱情，则是因为布尔明是抗击拿破仑侵

略的英雄。作家巧妙地将爱情描写和歌颂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作品最后以如此戏剧性的场面收尾，则又赋予叙述以轻松的幽默感。

巴甫洛夫（1803—1864年）的《命名日》（1835年）写的是农奴音乐家同富家小姐的爱情故事。一个艺术天才，仅仅因为是农奴，在主人眼里便成了一架会弹唱的机器，甚至是牌桌上的赌注；也仅仅因为是农奴，便遭到信誓旦旦的富家小姐的遗弃。他历尽磨难，获得自由，重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已成了他人的爱妻。这场爱情悲剧是农奴制造成的。巴甫洛夫本人出身农奴，他通过这篇小说对农奴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果戈理（1809—1852年）在《涅瓦大街》（1835年）里描写了画家庇斯卡辽夫对爱和美的执着追求。不过作家着力刻画的是涅瓦大街这个形象。它是首都之花，表面上美丽、高贵、精致、繁华，骨子里却那样虚伪、卑鄙、龌龊、冷酷。善良而轻信의庇斯卡辽夫涉世不深，为假象所欺骗，一旦发现梦寐以求的美竟如此丑恶，就只好在绝望中自杀。而庸俗下作的庇罗果夫之流在这花花世界里却如鱼得水，照样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涅瓦大街是旧日彼得堡乃至整个俄国的缩影。果戈理以他特有的辛辣讽刺手法无情地鞭挞了这个罪恶的世界，又谆谆告诫他的读者：“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和表面看到的样子不同！”“千万可别去相信这条涅瓦大街啊！”

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年）的《姬姬公爵小姐》（1839年）塑造了一个既富有柔情，又敢于抗争的女性形象。不论她是为亲人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或者为揭露骗子手而诉诸法律，上流社会总是编造种种谎言对她诽谤中伤。她不得不深

居简出，独善其身。当然，也有正直的人寄予她同情。当爱神终于来敲她的门户时，她的青春已经逝去，有情人难成眷属了。

《梅丽公爵小姐》（1840年）是莱蒙托夫（1814——1841年）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独立成篇的一章。作品的中心人物毕巧林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多余人”的典型。他才华出众，富于洞察力，鹤立于周围人群之上；另一方面，却又看不到生活的目的，内心极度空虚冷漠。他吞食人生路上的一切，在无缘无故造成别人痛苦的同时，自己也一杯又一杯地喝着生活的苦酒。这是一个畸形社会的畸形人。

格鲁希尼茨基是年轻人的另一种典型，浅薄而又无知。他横死在决斗场上，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同毕巧林、梅丽公爵小姐、维拉一样，也是那个罪恶社会的牺牲品。

“邪恶产生邪恶。”毕巧林、格鲁希尼茨基这样的邪恶正是十二月党人遭到残酷镇压、尼古拉一世推行残暴黑暗统治的那个邪恶社会的产物。毕巧林是一种时代病。

涅克拉索夫（1821—1878年）的《亚历山德丽娜的一生》（1841年）描写了一个正直、善良的女性的不幸遭遇。她憧憬自由、爱情、友谊和欢乐，但是这个世界却不允许她有自己的愿望和激情。她始则受骗，继则被弃，又经常处在凶狠的继母的威逼之下。她的整个生活道路就是一条痛苦的锁链。她宁肯贫病而死，却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尊严。

《波琳卡·萨克斯》（1847年）是德鲁日宁（1824—1864年）的早期作品，以题材新颖、富有感染力和思想倾向进步而使作者一举成名。作品的主题是妇女问题，作家提倡尊重妇女的权利和感情。波琳卡本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社会、家庭、学校却把她教育成庸人俗子，使她走上了歧途。丈夫尽

管十分爱她，仍尊重她自己的选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终于懂得了真正的爱情和丈夫的事业。作品对于旧势力给予妇女的迫害和毒害、贵族官吏的奸诈贪婪都有较深刻的揭露。但是作品又主张在家庭范围内用感化的办法来教育和提高妇女，这是达不到真正的妇女解放的目的的。

屠格涅夫（1818——1883年）的《初恋》（1860年）在相当程度上是自传体小说。作家通过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热烈追求，赞美了爱情的魅力。作品以年轻恋人的目光观察周围人群，把行为描写和心理描写结合起来，充分展示了人物的不同内心世界。无论人对人，人对景，描写都颇为细致生动，自然逼真，使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显示出作家卓越的艺术才能。

黄 树 南

一九八四年于哈尔滨

目 次

译本序 黄树南 (1)

暴风雪

..... 普希金著 力冈译 (1)

命名日

..... 巴甫洛夫著 曹中德译 (17)

涅瓦大街

..... 果戈理著 满涛译 (46)

姬姬公爵小姐

..... 奥多耶夫斯基著 叶予译 (84)

梅丽公爵小姐

..... 莱蒙托夫著 草婴译 (139)

亚历山德丽娜的一生

..... 涅克拉索夫著 王守仁译 (228)

波琳卡·萨克斯

..... 德鲁日宁著 黄树南译 (268)

初恋

..... 屠格涅夫著 信德麟、展凡译 (357)

暴风雪

亚·谢·普希金 著
力 冈 译

踩着厚厚的积雪
马，在山岗上飞奔，
有座上帝的教堂在路旁
孤零零地，孤零零地伫立着。

.....

暴风雪骤起了；
一团团雪花纷纷落下；
有只黑乌鸦正掀动着翅膀，
盘旋在雪橇的上空；
风的呻吟中预示着悲哀！
马，有些着急了，
它敏锐地瞭望着黑暗的远方，
扬起了鬃毛……①

——茹科夫斯基

① 引自茹科夫斯基的叙事诗《斯维特兰娜》。——译者

一八一一年底，在那值得我们纪念的时代^①，善良的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住在自己的涅纳拉得庄上。他殷勤好客，附近都闻名；附近的人时常到他家来大喝大嚼，陪他的太太玩玩小牌，也有人是为了要看他的女儿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一个亭亭玉立、面色白净的十七岁少女。她算得上是一个富有的待嫁姑娘；所以很多人想娶她，或者想把她说给自己的儿子。

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受法国小说影响很深，所以容易怀春。她所选中的对象是一个在乡下度假期的贫寒的陆军准尉。不用说，这位青年人也同样地钟情；姑娘的父母发觉了两人卿卿我我的情形，再不许姑娘同他接近，而且从此对他冷眼相待，他们在他们面前，连个卸任的陪审官都不如了。

我们这对恋人便靠书信互通情意，并且每天都在松林里或者在古老的教堂旁边幽会。他们在那里海誓山盟，悲叹命运的不幸，并且做过种种打算。他们这样通信，幽会，日复一日，便自然而然地生出这样的念头：既然我们彼此离开了就活不下去，而狠心的父母又不让我们如愿以偿，我们就不能背着他们行事吗？这个绝妙的主意当然先是由男方想出来的，但也正中了一位喜欢浪漫遐想的小姐的心意。

冬天来了，他们不再幽会，但是书信来往却更勤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在每封信中都要求她嫁给他，同他秘密结婚，躲开一段时期，然后投到双亲脚下，双亲看到这对恋人如此坚贞不渝，又如此不幸，铁石心肠也要感动，一定会对他们说：“孩子们，回到我们怀抱里来吧！”

① 1812年俄国开始了卫国战争。这里指的就是这一时代。后文中不少情节都是涉及这次战争的。——译者

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躊躇了很久，多少个私奔的计划订好又推翻了。最后她终于同意：到约定的那一天，她不吃晚饭，装做头痛，躲到自己的闺房里去。她的使女也参与了这项密谋；她们两人必须走后门到花园里去，到时候会有雪橇在花园外面接她们，坐上雪橇，出涅纳拉得庄，行五俄里，便到扎得林村，直奔教堂，弗拉基米尔就在教堂里等她们。

在出奔的前一天夜里，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一夜没睡。她收拾行装，包捆衣裳，写了一封长信给自己的闺友——一位多情的小姐；又写了一封给自己的双亲。她向父母告别的信写得情恳意切，说自己走这一步实出于无奈，怪只怪自己做了感情的俘虏，信的末尾说，她认为此生最幸福的时刻是有朝一日能够允许她跪倒在至亲至爱的双亲脚下。两封信她都盖上了刻着两颗燃烧的心和典雅的签名的图拉^①印章。天快亮的时候，她才倒在床上，迷迷糊糊睡去，但她不时地为恶梦所惊醒。一会儿她梦见自己刚刚坐上雪橇前去结婚，父亲赶来阻止她，抓住她在雪地里风驰电掣地拖了一阵，又将她扔进一个黑咕隆咚的无底洞……她提心吊胆地飞快地向下坠去；一会儿她又梦见弗拉基米尔躺在草地上，脸色惨白，浑身是血。他已奄奄一息，声音凄厉地在哀求她赶快同他结婚……还有其他许多荒诞的、毫无来由的幻象在她的脑海里一个一个地闪过。她终于起了床，脸色比平时更苍白，而且真的头痛起来。父亲和母亲看出她不对劲儿，又担心，又体贴，不停地问：“你怎么啦，玛丽亚？你病了吗，玛丽亚？”这一切都叫她心如刀割。她想要父母放心，想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但是装也装不出来。黄昏来临。她想到这是在自己家里度过的最后一天了，不禁心酸起

① 图拉是俄国南方的大城，以铸造印章出名。——译者

来。她没精打采，心中暗自向所有的人和身边的一切物件道别。晚餐摆上来，她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她声音颤抖地说，晚饭她不想吃了，便起身要回闺房。父母吻她，而且一如往常地祝她晚安，这时候她差点儿哭了出来。她回到房里，朝安乐椅上一倒，潸然泪下。侍女劝她镇定些，打起精神。一切都准备停当。再过半小时玛丽亚就要永远离开家门，离开自己的闺房，永远同幽静的闺阁生活告别了……外面刮起了暴风雪，风在怒吼，百叶窗摇摇晃晃，劈劈啪啪直响。她觉得这一切都十分可怕，是不祥之兆。不久，一切都安静下来，家里人都睡了。玛丽亚裹起披肩，穿好暖和的外衣，提起自己的首饰匣，来到后门台阶上。使女提了两个包袱跟在她后面。她们走下台阶，来到花园里。暴风雪还在一个劲儿地吼叫着，狂风迎面吹来，仿佛极力在劝阻姑娘不要做此不轨之事。她们顶风冒雪穿过了花园，一辆雪橇已在路边等候。马匹冻得不停地弹动着四蹄，弗拉基米尔的车夫在雪橇前面走着，不让马随意乱动。他扶小姐和使女上了雪橇，放好包袱和首饰匣，提起缰绳，马就飞奔起来。我们且把小姐寄托给命运去照顾，寄托于车夫捷列什卡驾车的艺术，回头来看看我们那位多情郎。

弗拉基米尔这一天都在奔走忙碌。早上他去找了扎得林村的神父，好容易同他谈妥，然后到邻近的地主当中去找证婚人。他找的第一个人是四十岁的退役骑兵少尉德拉文，德拉文欣然同意了。他并且说，这种冒险事过去实在不希罕，他们当骠骑兵的，常有人干这种事寻开心。他留弗拉基米尔吃午饭，并且劝他说，另外两个证婚人不必再到外面去找了。果然，刚吃过午饭，就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留着大胡子、穿着马刺的土地丈量员什米得，另一个是县警察局长的儿子，一个刚加入枪骑兵的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不但答应了弗拉基米尔的

请求，而且还向他发誓：愿为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弗拉基米尔欣喜若狂地拥抱了他们，这才回家准备行动。

天色早已黑了下来。弗拉基米尔找来老实可靠的捷列什卡，向他做了详尽而周密的交代，让他驾着自己的三马雪橇到涅纳拉得村去了；自己又让人备好一辆一匹马拉的小雪橇，不用车夫，一个人驾着径奔扎得林村，一两个小时之后玛丽亚也要到扎得林村来的。这条路他是熟悉的，而且总共不过二十分钟的路程。

但是弗拉基米尔刚刚出了村子，来到田野上，就刮起了大风，接着起了暴风雪，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刹那间道路就被雪埋住，周围的一切消失在黑暗、昏黄的一片混沌世界中。在这混沌之中，飞舞着一簇簇白色的雪团，天和地已经溶成一体。弗拉基米尔闯到了野地里，拼命地挣扎，再也回不到大路上。马在到处瞎闯，一会儿撞到雪堆上，一会儿陷进深坑里；雪橇有时来个底朝天。弗拉基米尔只希望不要迷失方向。但是他觉得好象大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没走到扎得林村前的树林子。又走了十来分钟，还是看不到树林。弗拉基米尔又闯到了沟壑纵横的一个去处。暴风雪不见休歇，空中还是模糊一团。马已经走累了，弗拉基米尔也已汗流如注，尽管他常常陷进齐腰深的雪里。

弗拉基米尔终于发现走的方向不对头。他停下来，思索、回想、考虑，最后断定应当取道向右。他就驱马向右。马儿疲乏无力地朝前走着。他在路上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扎得林村应该不远了。但是，他走啊，走啊，田野简直没有个尽头。前面是过不完的雪堆和深坑，雪橇时常翻身，他得不时地将雪橇抬起。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弗拉基米尔开始真地着急了。

终于看到一边出现了黑糊糊的一片。弗拉基米尔驱马朝那

边走去。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树林。他心想，谢天谢地，现在可是快要到了。他贴着林边走去，指望一下子就能走上熟悉的大路或者绕过树林，树林后面就是扎得林村了。他很快就摸到大路，走进了黑暗的树林。好在冬天的树林不是那么密匝匝的了，风到了树林里面也不那么任意跋扈了。道路是平坦的，马有了劲头儿，弗拉基米尔也不着急了。

但是，走啊，走啊。还是看不到扎得林村，树林没有个尽头。弗拉基米尔惊惶地发现，原来他走进的是一座陌生的树林。他完全绝望了。他拼命鞭打马匹；可怜的牲口本是要快跑的，但很快地就跑跑歇歇，过了十几分钟就完全换成了慢步，懊丧的弗拉基米尔再鞭打也没有用了。

树林渐渐地越来越稀，弗拉基米尔终于走出了树林，还是见不到扎得林村的影子。估计已是半夜。他眼里滴出了泪水，他赶着马往前瞎闯。风雪已停息，乌云散去，面前展开一片平原，平原上铺了一层波浪似的白毯。夜色十分明朗。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子。弗拉基米尔便驱马朝村子走去。来到村边一户人家房前，他跳下雪橇，跑到窗前敲了起来。过了几分钟，窗板掀了起来，有一个老头子探出自己的白胡子。“什么事？”“扎得林村离这里远不远？”“你是问扎得林村远不远？”“是的，是的，远不远？”“不远，只有十几俄里。”弗拉基米尔听到这一回答，抓住自己的头发，一动也不动，象是被判了死刑。

“你从哪里来的？”老头儿接着问道。弗拉基米尔没有心思回答他的问话，只是说：“老人家，你能不能弄两匹马，将我送到扎得林村？”老头儿回答说：“我到哪里弄马去？”

“那你能不能找个人给我带带路？我可以出钱，要多少给多少。”“那你等一下，我叫我儿子去，他可以送你。”老头子

一面说，一面放下窗板。弗拉基米尔就等了起来。不到一分钟，他又敲起窗子。窗板掀了起来，白胡子又出现了。“干什么？”“你儿子怎样啦？”“马上就出来，正在穿鞋呢。你是不是冻坏了？进屋来烤把火吧！”“谢谢，快点儿叫你儿子出来吧。”

大门吱哑一响，走出来一个青年汉子。他手执木棒走在前面，一会儿指路，一会儿在雪堆丛中找路。弗拉基米尔问他：“什么时候啦？”青年汉子说：“快天亮了。”弗拉基米尔就一句话也不讲了。

当他们到达扎得林村的时候，雄鸡在齐声高唱，天大亮了。教堂的门紧闭着。弗拉基米尔将带路的汉子打发走了，便进院子去找神父。院子里看不到他的三马雪橇。等待着他的的是什么消息呀！

不过我们还是再回过头来看看涅纳拉得庄上那善良的一家，不知这一家情形怎样了。

这一家倒是平安无事。

两位老人家起了身，来到客厅里。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戴着小圆帽，穿着厚绒布小袄；夫人普拉斯柯维娅·彼特洛芙娜穿着棉寝衣。端来茶炊之后，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就派一个使女到玛丽亚房里去，看看小姐身体怎样，夜里睡眠如何。使女回来禀报说，小姐昨夜睡得不好，不过这会儿还好，马上就要到客厅里来了。果然，门开了，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走上前来向爸爸和妈妈请安。

“头痛好些吗，玛丽亚？”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问。

“好些了，爸爸，”玛丽亚回答。“玛丽亚，你昨天大概煤气中毒了吧？”夫人问。“也许是的，妈妈，”玛丽亚回答。

白天过得平平安安，但是到夜里玛丽亚就病了。派人到城

里去请医生。第二天傍晚医生来时，病人正在说胡话。她害的是严重的热病，可怜的病人在死亡线上一直挣扎了两个星期。

家里人都不知道有过一次未遂的私奔。她在出奔前夜写的两封信已经烧毁；那位使女怕老爷和夫人生气，一点口风也没有露。神父、退役的骑兵少尉、大胡子丈量员和小枪骑兵都很谨慎，自然是不会讲的。车夫捷列什卡从来就不多嘴多舌，即使喝醉了也是如此。就这样，这项秘密便被六七个同谋者保守住了。但是玛丽亚小姐却在不停的胡言乱语中一股劲儿地泄露自己的秘密。不过她的话说得没头没脑，就连寸步不离床前的妈妈，也只能理解为这样的意思：女儿非常痴心地爱上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大概恋爱就是她致病的原因。她同丈夫及几位邻居一再商量，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显然是玛丽亚小姐命中注定了的，天配的姻缘是拆不散的，贫寒不是罪过，孩子不是和财产过日子，而是和人过日子，等等。当我们很难找出什么话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说几句显示美德的现成话往往特别管用。

这时小姐的病情渐渐好转。弗拉基米尔很久不到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家里来了。他很怕遭到以往的冷遇。于是这对夫妇决定派人去找他，将意外的喜讯告诉他：婚事答应了。但是，回答盛情邀请的竟是一封半似清醒、半似疯癫的信，这使这位涅纳拉得庄的庄主和夫人大为惊愕！他的信中说，他的脚再也不会跨进他们的家门，请他们忘记他这个只希望一死了事的不幸者。几天之后，他们便听说弗拉基米尔回军队去了。这是一八一二年。

这件事家里很久不敢对尚未完全复原的玛丽亚讲。她也从不提起弗拉基米尔。过了几个月之后，她在波罗金诺之役立功和重伤者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名字，因而晕厥过去，家里人担心